



朱俊平给一年级的孩子上课。

山村“孩子王”朱俊平： 拖着假肢教课 20 年

37 年前,人常说“家有三斗粮,不做孩子王”,他却选择了做一名老师,拿着每月 5 块钱的工资;37 年后,不少同时期的朋友已经开上了汽车、住上了洋房,而他,却只是平添了不少白发。

37 年,他把这些宝贵的时间给了他一直钟情的职业——老师,给了他一直珍视的孩子——他的学生们。即使 20 年前的一次意外让他失去了左小腿,他也矢志不移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徐升 英子

失去左小腿,仍站讲台

22 日,气温零下五六度。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,一路颠簸,进入平邑县临涧镇上峪村,路两侧有些干枯的树枝平添了几分寒冷。村头一处并不显眼的院子,就是临涧镇涝泉完小上峪教学点。这里,有 3 个老师以及两个年级的 19 个孩子。

挂着“办公室”门牌的一间屋子里,摆着 3 张旧桌子,最靠近房门的,是数学老师朱俊平的桌子。几打试卷,两摞作业本,一些教辅书籍,一只杯子,再无其他。此时的朱俊

平,正和另两名老师讨论着孩子们的作业。

从 2006 年开始,朱俊平便在这个教学点任教。而他的教学生涯,已经有 37 年了。

1978 年,朱俊平所在的下峪村招考老师,年仅 21 岁的朱俊平参加了测试。“刚开始的时候,也确实没有想太多,对老师这个职业也没有太多的感情,只是觉得自己念过高中,当老师也挺好的。”朱俊平说,自己顺利地通过了当年的考试。

从这一年开始,朱俊平

拿起了粉笔,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,并与这个职业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那个老师紧缺的年代,朱俊平教过语文,教过数学,教过体育,还自学了板胡、钢琴、口琴等教孩子们音乐。

1994 年,朱俊平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左小腿,伤好以后,朱俊平装上了假肢,行动十分不便,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,教孩子们体育了。但即使这样,朱俊平也不曾想到要离开教师队伍。“不舍得。”朱俊平说。

一节课下来,尽管是冬天,朱俊平的额头上还是出现了细密的汗珠。

“这么多年,都习惯了。‘孩子王’嘛,就喜欢跟孩子打交道。几天见不着孩子们,心里还觉得怪想得慌来。”朱俊平说,白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和孩子们在在一起,时间长了,也有了感情,“每到放寒假暑假的时候,常常是刚放假一个星期,我就想,啥时候开学啊,啥时候能见到孩子们啊。”

“叮铃,叮铃”,下午 4 点,一天的课程结束,孩子们在院子里排队准备放学。朱俊平和王老师、朱老师叮嘱孩子们路上注意安全,并目送他们离开。

“还图什么,孩子们以后见了,还能记得你,还能叫一声老师,那就什么都值了。”朱俊平望着走远的孩子们感叹道,岁月把他从风华正茂的青年,变成了年近 60 的老人。如今桃李满天下,朱俊平觉得,人生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。

城里老师的待遇,他们也许更为清贫。一二年级的小孩子,对教师节也没有太多的概念,甚至不会送他们一张节日的卡片。但他们对孩子们的心,却都是一样的宽厚。

37 年,朱俊平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教过多少学生,也记不清很多学生的样子。他教过的学生,有人从政成了不同部门的负责人,也有人经商成了成功的生意人。而朱俊平,仍是一根粉笔站讲台,一只红笔批试卷。

假期伊始,已盼开学

“叮铃,叮铃”,22 日下午 3 点 20 分,王德周老师拿出一个铜铃晃了几下,示意孩子们上课时间到了。

朱俊平要给二年级的 12 名学生上数学课。由于装了假肢,朱俊平走路有些跛,教室门口的台阶,他需要扶一下墙才能走进去。

“刚才的题目,谁做出来了?举手告诉老师。”“你做出来啦?来,跟其他同学说说你是怎么做的?”朱俊平笑眯眯地跟孩子们交流着。一名学生

一声“老师”,啥都值了

教学点没有水,朱俊平就隔三差五用电动三轮车从家里带水来,与另外两名老师和孩子们烧水喝。

2013 年,一名学生身体残疾行动不便,朱俊平与学校里的王德周、朱瑞乾两位老师,轮流给孩子倒水,抱孩子去厕所。孩子家长忙时,他们还将孩子送回家。

若有孩子一时交不上书本教材费,他们也会先帮忙垫上。

比起城里的教学条件,教学点显得十分简陋,比起



朱俊平和同事们为孩子批改试卷。



由于身体不便,三轮车成了他每天上下班的代步工具。



朱俊平的假肢。



朱俊平的假肢。

小伙车祸后颅骨缺损

女友仍不离不弃

我打工赚钱 也要为你手术

本报 1 月 23 日讯 (记者 伟伟)小伙遭遇车祸,左侧颅骨粉碎性骨折,无钱进行手术修补,女友不离不弃照顾左右,“我打工挣钱给你手术!”一句掷地有声的承诺让小伙重燃信心。

27 岁的屠瑞新是郯城港上镇疳头西村人,自打记事起父亲就半身不遂,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全落在母亲肩上。成年后屠瑞新开始离家打工,努力减轻母亲的负担。5 年前,在罗庄打工的屠瑞新结识了沂水姑娘黄静,同样的命运让两人惺惺相惜,渐渐走到了一起,两人发誓要用勤劳的双手改变现状,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然而,一场无情的车祸打破了二人的美梦。2013 年夏天的一个夜晚,屠瑞新跟朋友外出办事,朋友骑摩托车带着他一头栽进了路沟里,屠瑞新当即不省人事。救护车把他送到罗庄区人民医院,检查发现,屠瑞新左侧颅骨粉碎性骨折,肋骨骨折,腿骨骨折。医院实施开颅手术取出了颅骨碎片。

这让原本不富裕的家更是雪上加霜。母亲咬咬牙卖掉了家里的宅基地,又东拼西凑地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两万多块钱,这才凑够了救命钱。住院期间,黄静一直不离左右,悉心照料着屠瑞新。屠瑞新出事,黄静家人禁止她跟屠瑞新继续交往,劝她放弃,“家里人说手术费和后续治疗费是个无底洞,会拖垮一个家庭。两个月后,屠瑞新出院,医生叮嘱他 3 个月后退院实施颅骨修补术。可债台高筑的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为他进行手术。

黄静发现,颅骨缺损不仅影响了屠瑞新的外观,更影响着他对生活的信心。“仰起头的话,颅骨缺损部分就是个大坑;低下头,脑脊物全涌向前,头皮又胀得难受。”出院后,屠瑞新坐立不安,对头部缺损区域陷存在恐惧心理,怕晒太阳,怕震动甚至怕吵闹声,记忆力也在下降,常常心口不一,心里想的是一回事,可说出来就走了样。看着男友一天天沉默自卑,黄静一边耐心劝慰,一边托人给他找份轻松的工作,“走出去总比成天闷在家里胡思乱想强吧。”黄静托人在一家乡镇卫生院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,看着男友重新走上工作岗位,她开心地笑了,“我们一起赚钱挣足手术费!”听着女友掷地有声的话语,屠瑞新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。

一年多来,二人努力工作,刨去生活费用、人情世故和孝敬父母的费用,二人微薄的收入所剩无几,何时能凑够手术费?黄静向医院打听,“颅骨修补术大概需要 3 万元。”“我诚恳恳求社会爱心人士能伸出温暖之手,帮助屠瑞新修补颅骨,慢慢恢复健康,让他成为一个劳动者。也希望有人能够借钱给我,相信我有这个偿还能力。只要他(屠瑞新)健康了,能劳动了,我们就会凭勤劳的双手去努力创造,慢慢答谢帮助、鼓励和支持我们的所有人。”

■记者手记

世界上有很多苦难,是一个人的能力太有限了,如果大家伸手拉上一把,这个人很快就会起死回生,这个家庭就会破涕为笑。一次捐助、一次慰问、一个电话、一个微笑,都是一种精神,都是一种力量,都能让处于苦难的家庭获得新生的希望。屠瑞新和黄静二人坚信并渴望着……